

第六十期

目錄



半月刊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學術論著	讀經籍舊音辨證發墨	沈兼士
講座	主題人物的表現和創造	王平陵
讀書指導	論理學的研究法	朱兆萃
	如何研究法律學？(下)	孫曉樓
生活	自我教育之鍵	林本
文藝	爸爸從中國回來	沈淺白
地理	川大在峨嵋	韓如祥
圖	淺說類書及古今圖書集成	高邁
評介	新書消息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
文	文化新聞	本會編輯室
(會)	(員)	介紹研究會計及經濟各書
(通)	(訊)	周伯棣

編輯兼發行

中國文化服務社 讀書會

重慶磁器街十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七四號）（本報查證字號九八七）

讀經籍舊音辨證發墨

沈兼士

故友吳檢齋經籍舊音辨證，自敘言學孫盧願以下慮未足以與語此，其自視之高若是。本師章太炎先生亦謂顧氏經義雜記，有過之，無不及也。雖然，六朝以上人之作音義，其例固自有異於隋唐之韻書，近世小學家習於聲韻通轉之說，一切以此編韻書雜記，強古從今，恐亦未為盡得。余茲所論，端在摘發古書音義中向來舉人目為不合例者，推本其原，要皆具有特殊之故，既不應武斷為謬誤，復不宜勉強牽合音轉之說以相文飾。若夫六書轉借之條，七音通變之軌，論者粲矣，非余文之指歸也。今要其例，分三類舉正之如次：

一、兩字義通，音聲既隔，亦可換讀例。

為黔喙之屬 况慶反，徐丁進反。（周易音義 說卦）

吳云：「徐音丁進反者，字應作喙，聲注喙喙，聲近義同，喙則義近而聲遠矣。集韻喙喙注四字同列，失之。」

味喙也 慶慶反，又尺稅反，又步角反。鳥口也。（毛詩音義 曹風候人）

吳云：「又步角反，字應作喙，與喙形近而音義並異。釋文作音每多相混。」

兼士案：吳氏拘於說文喙口也，喙鳥食也之訓，又以其音絕不相近，故云爾。實則喙者喙之體，喙者喙之用，亦猶舌之與西，語雖各異，義可互通。他如周禮司徒摺拊，釋文：摺，一音初洽反；莊子外物「揚而奮摺」，李音須；亦其比也。推其換讀之由，蓋欲以通行之摺、須，換讀罕見之摺、摺，既非若讀如之擬其音，亦有異讀為之易其字。集韻喙喙注四字同列，正是宋人保存舊書音義之珍蹟。吳氏反議之，復疑摺有摺音為德明之疏，於

著字則摺、摺均無佗音以證釋文之誤，此皆似是而非，疑誤後學之談，不可不正之也。

以獲萬民 而小反。鄭而昭反，徐、李、尋倫反。（周禮音義 天官冢宰）

吳云：「音獲為馴，韻部雖亦可通，而聲類不近，字書韻書亦不收此音，疑昔人並以徐邈李軌為異讀，不謂獲字兼有馴音也。」

兼士案：讀獲為馴，亦如上例，與聲韻之遠近固無涉也。青侃云：獲亦可有齒音，亦不免穿鑿。如詩小雅小旻之是用木集，集讀就音，與猶、咎、遺為韻；大雅文王之無過爾躬，躬讀身音，與天為韻；廣韻健爾職，鶴之別名，餘針切，又音弋照切，即讀鶴音；齊韻燭，奴計切，即讀晉音；疑均為

古書中義通換讀之遺跡，無關於聲母偏旁也。

烏曠色而沙曠 音曠，徐於弗反。（周禮音義 天官冢宰）

吳云：「曠曠曠字，苟為周禮故書，則子春二鄭諸君當有訓說，疑漢人所見周禮字或作曠，若曠曠義同，聲類亦同，又為詩隊對轉，本可視為一文，故注解作音此師直讀曠作曠，不必更下訓釋也。其後曠字以形近曠作曠，又曠作曠，而本字遂不可識矣。類篇集韻並列紆勿一切，王安石周官新義云：曠與曠文雖異，其義一也，則北宋人所見固與今本同矣。」

兼士案：周禮凡曠字均以曠為之。曠曠二字義通，故禮記內則曠文作曠。苟明於曠通換讀之例，則不煩曠字作曠；而後強以曠通之也。

曠曠為之 古狄反，劉薄歷反。（儀禮音義 喪服經傳）

曠曠為之 古狄反，劉薄歷反。（儀禮音義 喪服經傳）

曠曠為之 古狄反，劉薄歷反。（儀禮音義 喪服經傳）

曠曠為之 古狄反，劉薄歷反。（儀禮音義 喪服經傳）

曠曠為之 古狄反，劉薄歷反。（儀禮音義 喪服經傳）

曠曠為之 古狄反，劉薄歷反。（儀禮音義 喪服經傳）

吳云：「說文聲、令適也，覺、令覺也，疑昌宗讀聲爲覺，故音薄歷反，非聲字本有薄歷之音。卽書韻書亦無與劉音相應者」。

兼士案：此亦上例也。蓋古書音義以文義爲主，故義通之字不妨換讀；後世字書以偏旁爲主，故形音偶違，便成乖刺（韻書亦間有采古書音義中此類材料者，如噶嗚同列，噶音弋照之比，但不多耳）。二者體例不同，自難相提並論。吳氏以字書韻書無與劉音相應者，證明聲字非本有薄歷之音，而實侃云：「此疊韻互音之理，劉未爲失」。又云：「辟聲字有喉音，何嫌聲字有唇音乎」。要皆未嘗留意於未有韻書以前古字音義變遷之歷史，所謂未達一間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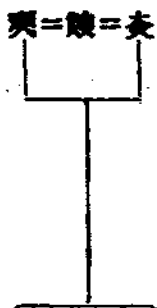
二、本字兼有此音而後人不知例。

其說我如聲。矢石反，何呼洛反。（毛詩音義 邶風習習谷風比予于毒）

支應音義：「聲，舒赤反，說文，爲行毒也，關西行此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吳云：「矢石反，釋文當時之音；呼各反，則舊音也」。

兼士案：吳氏以爲聲從敵聲，敵從赤聲，故以呼洛反爲異，實則亦亦有郝音。何以明之？說文，「郝」一「拊」均從赤聲，而讀呼格切，音與赫同。周禮秋官序官赤友氏注，赤友猶「赫」也。而赫字蓋卽赤之重疊文，爾雅釋詁，赫赫，舍人本作爽爽，說文，爽，从大从聃，聃亦聲，而讀若郝，頗要從聃爲兩火之譌。說文訓盛，毛傳訓赤兒，集韻訓怒也，三義本爲一語之枝別。然則交該爽三字古本重文變易，其後乃分別爲音義，同之數字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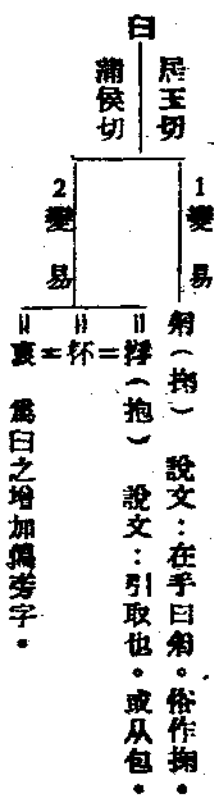
兼士案：吳氏以爲聲從敵聲，敵從赤聲，故以呼洛反爲異，實則亦亦有郝音。何以明之？說文，「郝」一「拊」均從赤聲，而讀呼格切，音與赫同。周禮秋官序官赤友氏注，赤友猶「赫」也。而赫字蓋卽赤之重疊文，爾雅釋詁，赫赫，舍人本作爽爽，說文，爽，从大从聃，聃亦聲，而讀若郝，頗要從聃爲兩火之譌。說文訓盛，毛傳訓赤兒，集韻訓怒也，三義本爲一語之枝別。然則交該爽三字古本重文變易，其後乃分別爲音義，同之數字耳。集韻赫與赫同列爲重文，赫與聃亦同列爲重文，正可窺見此中消息。段玉裁說文注云：「常武毛傳，赫赫然盛也，爽是正字赫是假借字。路車有爽毛傳爽赤兒，此當作赫，爽是假借字」。強分本借，恐非古義。又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有兩宮整將軍，集解，整，怒也，漢書作爽（爽，說文讀若郝）。漢書古今人表高赫呂覽作高赫，而赫免之赫，方俗語多作赫音，是赤敵二字均本有呼洛之音。迨後世字書於赤赫爽三字之形音義截然劃分，而古語變化無方之跡，幾乎熄矣。茲再以表譜其變易學乳之式如次：



注 文始曰：音義相離，謂之變易，義自音衍，謂之學乳。今定『爲變易之符號，』爲學乳之符號。

杯飲，手掬之也。九六反。本亦作白。音蒲侯反。（禮記音義 禮運）

兼士案：白又蒲侯切，聚也，卽本此爲說。盧云說又作杯三字，尤無明證。兼士案：吳之說虛甚。惟於白有蒲侯之音，終未敢質言者，蓋莊於說文曰大徐音居玉切，而無它讀故也。考集韻尤韻裏或作裏白。據此，知白又爲裏之初文，蒲侯反正。裏音，釋文何嘗有裏誤。盧氏校訂，以不狂爲狂，其說支離可笑。或爲裏字爲裏之譌變，亦非。蓋白形代表之語辭有二，其義則均爲聚斂。試以表明之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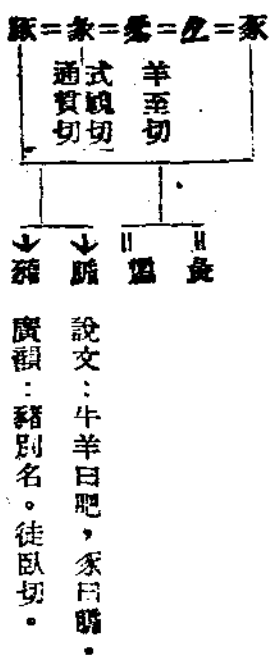


又曰之分爲相裏二語，亦猶穀與坏爲同字。說文：穀未燒瓦器，讀若箭。坏，一曰瓦未燒。案箭字之坏，即爲坏音，故廣韻穀入尤候屋三韻：一爲南鳩切，一爲苦候切，一爲空谷切。集韻尤韻穀，披尤切，或作坏。是穀之通坏，猶白之通坏；穀坏同字，猶白坏同字。然則曰有薄侯之音，又何疑乎。

欲觀其琢耳 服虔曰：琢音衛。蘇林曰：劍鼻也。師古曰：琢字本作瑑，從玉戠聲，後轉寫者誤也。琢自雕琢字耳，音家。（漢書顏注 王莽傳）

吳云：「按彘在脂部，對轉入寒，故漢書假琢爲之，非轉寫之譌。服音衛，衛與同音。漢魏間人亦即以衛爲琢，如魏玉具劍，孟康曰：標首鍾衛，蓋用玉爲之也。師古曰，衛字本作彘，其音同耳。此古人同音假用之通例。此文服虔音琢爲衛，亦即訓琢爲瑑。」

兼士案：說文彘字本有式視切與通貫切二音，小徐分彘爲二字，王筠駁之極爲宏通（嚴可均亦略同王說）。段桂諸家不知古本無彘字，妄改瑑等字之偏旁爲彘，沿小徐之誤，殊爲非古。考說文彘字表示之語音原有二組，說文遷之或體作彘，禮記玉藻曰：「玉，彘，本又作瑑。諸聲字彘篆樣彘等字皆从彘聲。此通貫切之系統也。說文彘字雖別爲二字，彘讀若弟，羊至切；彘讀若弛，式視切；於古文則爲一字異體。其省文爲彘，讀若屬；其繁文爲彘，亦讀若屬。爾雅：「彘，籀文銳也。禮記玉藻：「緣衣，解文吐亂反，注作稅，音同。此彘有衛音之證。諸聲字彘篆樣彘等字亦皆从彘聲，此式視切及羊至切之系統也。據此知彘字本有衛音。顏云琢爲瑑之譌，吳云假瑑爲瑑，要皆不知瑑與古本相同，故爲此皮相之說耳。劍鼻玉字說：作瑑，古亦用琢，義寓於音，故風俗通云：「衛者，衛也。所以衛劍身也」（今云護手，亦有衛義）。今將彘字變易孳乳之次第，以表明其大略如次：



注：文始二隊部曰 最初彘蓋一文，彘讀若屬，而彘爲瑑屬，讀亦若屬。彘聲之彘，服虔音行，而彘亦衛聲，以此知其不異。彘之力惟在頭，故古者以彘表家。

三、音義相依之理後世失傳例。

哭不假 於豈反，俗作哀，非。說文作恸，云痛聲也，音同。（孝經音義）

賦庸云：「說文無假字，哀从口衣聲，依从人衣聲，依假聲形皆相近，故誤。陸本作依，今依既誤假，因改假爲哀。然必不當有作哭不哀者，是可證哀爲假之改，假爲依之譌矣。」吳云：「依恸假哀皆脂部字，聲紐亦同。說文作恸，孝經及開傳不妨作假，此類異同，經傳所常有，誠謂陸本作依，殊無明證。」

兼士案：賦說非是，吳說亦胡謔其辭，未爲中肯之論。蓋哀有痛惜義，兼有依假隱蔽之義。其字或增旁作假，論音則假依聲同，備分洪細，故說文別以依字爲之耳。考哀之有哀與及哀依二義，依之有恸及隱依二義，亦猶隱之有隱及隱依二義，愛之有愛惜及愛假二義也。孝經「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假」。注：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記開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假」，注：假，聲餘從容。曰委曲，曰從容，均有依假不去之意，此用哀之第二

鼻之謂之準者，(項補相準也)。(如始書本紀為人師也)竊意此與準相通，亦猶居與肆為重文。說文：鼻，齶也。或作鼻(俗作鼻)。凡，譯也。又鼻，鼻也(示佳切)，釋名：鼻，鼻也，高厚有段也。廣雅：凡，鼻也，又鼻之鼻。漢書武帝紀，立后土祠于汾陰脰上，顏注：以其形高起如人凡鼻，故以名云。蓋人之極類與凡鼻，均極高對稱，骨格相類，故其名可通用互稱。今俗謂面頰為臉蛋，與鼻音近，亦即鼻之轉語也。試再以比例式示之如下：

鼻：項：鼻：鼻：鼻：鼻

注 廣雅：鼻，鼻也。項，曹憲音求。(玉篇：鼻，之劣切，漢高隆頰韻。)又凡 之訓，釋名與說文有別。釋名釋形體：凡，鼻也，凡，所在處半深也。段玉裁云：「釋名以凡與鼻別為二，漢書結駟，連鼻凡，每句皆合二物也。凡，今俗云溝子是也。鼻，今俗云屁股是也。折言是二，統言是一。」蓋兩旁高起處曰凡，通用之則中央窪下處亦可曰凡。推之於準，亦猶是也。兩頰高處謂之準，通用之則鼻或頰亦可謂之準耳。

據上所述，漢魏人作音之例，殆有非段玉裁周禮漢讀考讀如，讀為，當為三例所能概括者。蓋古注中注音之字，往往示義，而釋義之文，亦往往示音，不如後世字書中音義分界之嚴，故其注音不原音通用，且以明同用，不如後世韻書反切之但識音而已。通用者義異而音通，即假借之一種，人習知之。同用者，辭異而音同，音雖各別，亦可換讀，此例自來學者均未注意及之。緣韻學注音，往往隨文義之便而設，多含有不確定性，後世韻書概目為一成不變之讀法，古意寔失矣。又以言語為本位而言：未有韻書以前，文字僅注重表示某種語意，而非必代表某語之音。換言之，即同一文字，常能表示數個同意異音之語辭，故其音切往往紛歧，不必盡合於後世所謂音軌者(此種情形，與和文一字而具有音訓兩讀者頗相類)。推衍此義，可以假定古代初期文字之形音義，多屬游離而趨於固定。意符字固無論矣，即形聲字中偶亦有此類遺蹟。清代學者墨守本字本義之說，不足與之語古也。近人考訂古文字之通用，於音讀之不可通者，必強辭以解之，亦未足與之語古也。蓋於古文字之形本無聲音拘束者，多濫用後世所定之音軌以繁化之，如上來之所述。反之，於古辭之書隨義變者，却喜固執於一種讀法以簡化之，如謂古本音作某，古無四聲之類是也。二者均為闕乏歷史之眼光所致。余著此文，雖僅就吳書所辨證者，略舉舉正，為例寥寥。然由此得發見未有韻書以前古人注音之特例，更進而推測初期文字與語言表裏對照之關係，其於古語文學之研究，庶幾啓一新途徑乎(關於初期文字之形態及其性質，余別有專篇論之)。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四日寫於北平屬廠之杭志齋。

西沙羣島與李準

敵倭安身後，有若干之企圖，自敵報之記載中，可略窺其梗概。最近敵報忽連篇累牘，大談其西沙羣島，此本我有，屬於海南島之附屬水縣，數年前，法人忽宣布佔領之，對於此島之主權，認爲無法判明。

我國地理學家，當時多爲文駁之。大公報時時在津出版，廢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亦居津，遂出其舊作「巡海口」，遂請大公報刊載，述其巡視該島經過而返之經過甚詳，可確定此島之我屬。法人始終不允交出，未幾，抗戰發生，海南島失陷，法人遂宣佈在該島爲必要布置，不意今日乃成爲倭寇之口中食也。

李準此記，頗自誇其功績，尙不甚反事實。惟其人素爲革命之敵。民元以前，黨人屢謀擊殺之，史堅如烈士且以殺李不成而遇害。鼎革後，李氏營居天津，侍房爲活，忽以武人而好文事，遂稱「書家」，爲商人寫市招甚多。將死之前數年，投機失敗，境况甚窘，攜兩老妻居陋巷中，欲以書法易米，日輒挾雨傘，着舊膠皮鞋，遍訪市上各書肆，託代兜攬生意，且聞張人駿後人告貸，張氏後人拒之。晚景凄涼至此，然始終不走關外，平心實之，尙不失爲晚節之士也。

(戴錫)

主題、人物、表現和創造

王平陵

作家必先把握故事中所包含的基本觀念——作品的主题，認識清楚之後，才能運用熟習的表現形式與技術，創造出人物典型來，開始寫在紙上的。假使，在寫作之前，摸不清主题，則作品的發展程序，必非常凌亂，就算能勉強寫成，其主题所在，讀者是無法明白的；而人物的創造，一定是附麗的、虛偽的，決不會與故事的情節，凝成一片。像這樣的作品，在寫作時，常使作者感覺特別吃力，可是，吃力而並不能討好。

作品的主题，是作家透過藝術的形式所與讀者傳達的真理；也就是作家運用深刻的透視力，沉潛到大眾生活的底層去，解剖事象，探求現實，從羣衆的心坎深處所把握的必須解答的課題。因此，作家要使用自己的作品獲得切實的效果，僅僅敘述一件身邊的瑣事，是不夠的。必須從現實生活中捉住一個爲羣衆所關心的課題，作爲寫作的中心，向讀者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來。要不然，文章就不爲羣衆所重視，羣衆雖極度感覺精神食糧的貧乏，而那些未能抓住主题，直接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決不能療治他們的饑饉。

從現實生活中選取寫作的主题，應該和「科羅生的療治肺結核患者似的」，必先把強烈的X光線，照清病人的病根所在，方能決定怎樣治療，從何處治療。這就是說，作家不經過觀察、體驗、反省等等準備的工作，就無從在紛亂的事象中，撷取寫作的主题。同時作家認定整個的社會，是急待療治的病夫，在本務上，責任上，不能沒有主觀的自覺。澈底言之，就是作家要把醫生的責任，圓滿無缺地完成，決不能對一般無知的羣衆，徒然刺激浮淺的情感，而是要加深他們對現實的認識，並且能自動地提出合理的判斷的；更不能盡量暴露一切的弱點，使他們面對着大時代，感覺失望、疲頹，缺乏迎頭趕上的勇氣；而是要鼓勵他們奮發向上，從苦悶中掙扎，衝出黑暗的重圍，澈底解除現實的束縛的。

當前的主题，是國難，當前即待解決的主题，也是國難。但在羣衆忍不住生活的壓迫渴望馬虎結束時，作家是思想的領導者，就應該站在「真理」

的山峯，指示快要接近的希望，策勵羣衆再忍耐，以至於達成勝利的全功。作家對時代如果缺乏確切的認識，僅根據官感的直覺，在作品中透露一時的憂戚與喜悅，是危險的！愈是在羣情洶湧的時候，愈是要沉着、冷靜，把遭致國難的病根，澈底的診斷，詳盡的解剖，大膽的揭發，使政府與人民都能準對着癥結所在，作積極的消毒與療治。國難是結果，不是病因，國難是病態，不是病根，我們要解救國難，當然要從構成國難的病因和病根上，分析一個清楚，而後解救國難的方案，才能更有效地提出的。

構成國難的病源，實在是太多，太複雜了。所以，戰時文藝作品的主题——即在戰時文藝作品中必須表達的 *Message*，決不能拘泥於單純的一方面，也決不是某一派文學上的信條，以及某一種文學上的主義所可限制。譬如：國難的病源，站在「國家至上」的立場觀，確實的，是由於國民爲國犧牲的熱情，還不够緊張，那麼，像左拉的方堡攻陷，都德的最後一課，梅特林克的比利士的廢墟，高爾基的前期作品國賊的母親，以及羅曼羅蘭的阿埃伊王子……這一類的作品，表現的形式，雖不算時髦，而在寄託着深廣的愛國熱情這一點，在抗戰的中國，還是十分需要的。又譬如當前食糧狂漲這一問題，已從多方面擱得其焦點，並不是食糧本身的缺乏，而是少數喪盡良心的奸商，視個人的利益，重於國家民族的存亡，乘機操縱囤積的結果。作家們執着這一個主题，倘無力提出革命的方案，就是站在人道主義的舊觀點，寫出一些悲天憫人，激發天良的作品來，也是有極大的用處的。假定，構成國難的病源，是由於政治腐敗，官吏不肖的緣故，那麼，像舊俄時代那些專對政治檢討的作品，如同果戈里的巡按，黑爾參 *Heren* 的彼岸 *From the Other Shore*，托爾斯泰的黑暗的勢力 *the power of darkness* 等等，我們正盼望着出現於中國的抗戰文壇呢！又如如果構成國難的病源，是由於佔有大部份人口的農民尚在睡眠狀態中，未能站在大時代前面大聲怒吼，勇敢地挺立起來，那麼，我們就得直接跑到田間去，切實認識農民的生活，把真正的

農民文學在抗戰中發動起來。或者是由於科學落後，一切的工作製造都趕不上人家的緣故，那麼，我們便直接地從文學來歌頌機器，描繪工廠，崇揚工人的肌肉，鼓勵工人的勞作，也是非常應該的。總之，構成鋼鐵的病菌，既非一種，則由國難所發生的問題，也決不是祇有單純的一個——如軍事設備未臻於澈底的現代化之類。因此，作為戰時作品的主題，是有着極寬廣的範圍，儘可讓作家們就着各自的志願，自由去選擇，讓作家們使用各種熟習的技術，盡情去表達。

不久以前，關於舊瓶裝新酒、民族形式等問題，曾經長時期的討論，但並沒有得着確實的解答。像這些問題，我覺得都無關宏旨，祇是少數批評家在無事可做時以排遣苦悶的遊戲。值得作家們關心的問題，到今天還是活生生地擺在面前和手頭呢！抗戰已邁入第四年代了，難道還沒有認真寫作的餘暇嗎？我想這都是作家們對於不必要的專事，從不計較精力時間浪費之足惜，反坐視許多有關於抗戰的主題，任其在手邊滑過，毫不關心的緣故。作家們既未能捉住主要的問題，作有計劃的解答；所以此刻流行的作品，頗有落在時代後面的傾向，成為過時代多餘的贅疣了，這是值得我們警覺的現象！

作家的選擇主題，固然和其品質、才力、意志、興趣，都有關係，在倉卒之間，把過去所學習的一切，効忠於抗戰，自不免生疏、隔膜，未能工作得更好。但時代在進步，作家們不能在時代的燐燻中，把寫作的經驗、知識和技術，經過再鍛鍊，以求適應時代的需要。運用再鍛鍊的新武器，來表現新發生的主題，這是作家們的責任。以前，我們的抗戰文壇，是給那些膚淺的急就章，擠得滿滿的，幾乎連空縫都沒有，現在，不應該讓這些作品無底止地繼續發表了，我們要拿出真實的貨色來，答覆渴望的願主了。

三年來，人們都在要求偉大作品的發現，可是，終於是失望。這原因，決不是偉大題材的貧乏，實際上都是主題的表現發生了錯誤。而這些錯誤，大約可歸納為下列三點來說明的：

(一)有些作家祇在濃重的空氣籠罩下，直覺地感受物質的和心理的不自在，也許是一種不可名狀的痛苦，便認定這模糊的印象，是必須解決的主題，馬上就寫，也許根本就沒有故事，有，至多是一把無雜的亂草，決不能担当主題的說明。像這樣的作品，是小說，又是報告文學，又如同一篇「夾敘夾議」的論文。所謂主題，便是作者站在主觀的立

場，對某一種渺茫的事象所發出的不中肯的論斷。雖然那些論斷似乎也有其嚴重性，但由於故事的欠完整，毫不能引起讀者的反省，毫沒有力量。

(二)有些人好像性急讀者不耐煩等待，而必須把主題提前說出的，於是便忽略了整個的結構，跳過應有的過場，以及必不可少的伏線、轉折和 Suspension，生硬地寫出了以後，就算完事。這樣，藝術的氛圍，完全破壞了，而主題的表出，也就因此失却了作用。

(三)有些人當全篇快要結束時，不知是受了那一種神秘的觸動，忽然覺得主題還不够明顯，便把無法擴伸的故事，勉強附加了一段，就其無關痛癢的部份，不嫌重複地強調，結果是反覺得更脆弱，更灰暗。

以上所述，可說是作家們最易觸犯的錯誤，即在寫作技術比較成熟的作家，也在所難免。主題的表現方法，是由故事的結構、情節的變化而決定，在熟練的作家，自有聰明而適當的處理，我們要劃定一個圖表，提出一條通例，如同解釋文法似的來說明主題的表現法，是不可能的。不過，當一個作家如能克服上述的錯誤以後，他就原則地明白主題的表現法，是作家從平常所儲蓄的巨量的印象和觀念中，揀選最有用的部份，經過組織、融化，構成完整的故事；再盡可能地向着預設的最高峯，從過場、伏線，作一種極自然地進展。

作品的主题，既隨着嚴密的设计，極自然地表出，連帶地也就決定人物個性的創造了。在那一種明確的主题中，自然就有那一種典型的人物，這在創作的過程中，實在是一件專事。主题不明确的作品，故事一定不完整，人物的個性，當然也是動搖不定，來無影，去無蹤的。

主题明确的作品，是就現實的課題，透過藝術的形式，提出具體解答的作品，那麼，我們所要創造的人物，不是超人，不是「導引辭殼」的仙子，更不是「飛牆走壁」的奇俠，而是就某種現實的社會制度下，某一個時代所形成的現實環境中所應該有的人物，以及所不應該有的人物。應該有，或不應該有，完全是根據人物的心理、行動，所及於時代和社會的影響來決定的。所以，要刻劃人物的個性，不能不從動作上心理上作深切的認識與描寫。現在是非常的時代，非常的环境。「非常」的意義，是說每個人都同頂着一個不寧的命運——國難，祇有拚大家的命，才能從國難中掙扎出來，離

都必須盡其所能，效忠於國家。作品的主题，不外乎是全民族爭取生存的鬥爭，那麼，我們所要表現的人物，當然不是少數特殊人物所經歷的特殊事蹟，而是每個人在這一次鬥爭中，根據職業和能力，所應該做的事，可能完成的責任。把握這一點，就知道作家們不認識時代的意義，不明白在這時代每一個階層的民衆的心理與行爲，不能表現作品的主题，也決不能創造人物的典型。

在國難中，我們要求同命運的受難者，都能忠實地站住自己的崗位，配合着正在奮鬥中的整個機構，作爲這整個機構中的一項機件，隨着整個機構的推動，也在盡可能地表現分內所應盡的力量，不惜任何犧牲以求達成自己無可推諉的責任。最高領袖，是地球的軸，支配星雲的旋轉，是天上的北辰，爲衆星的方向，也可說是代表工作的總意志，是工作的進程中，維繫每一個力量使能達到最後勝利的目標，奮勇前進，不廢棄，不浪費，不起反作用的一個必須全體遵循的秩序和南針；我們都是被這秩序和南針所領導的一個

力量——是整個機構中的一項機件，就算小到一個輪齒，甚至像一個螺絲釘似的無足重輕，但在整個機構的推動中，決不可缺少。如果，我們所站住的崗位，是一個輪齒，一粒最低微的螺絲釘，我們祇要在時代的輪齒中，充分發揮了輪齒和螺絲釘的力量，也就是這時代的民族英雄呵！這便是現階段的作品中需要創造的人物。

作老是三年來參加戰時文藝工作的一員，從沒有離開我選定的崗位，也覺得頗爲辛苦忙碌的；可是，在抗戰的進程中，有沒有影響呢，真是太渺小了。同時，回看同志們在作品中所能發生的力量，也並不偉大。把三年來的作品，經過再檢討，無異的，多半是主题、人物的表現和創造有了問題。我所以不揣冒昧，把我所能見到想到的，寫了出來，就鈔於文藝工作者。我熱望得到忠懇的回應。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重慶。

國之盛衰靡常，正猶家之興廢無定，其或不勝挫折，而終於敗亡；或驟然興起，

以自致富強，則悉視其國民之覺悟及努力與否以爲斷。古今中外，事無二致，而近百

年間新興諸邦，艱苦復興之史蹟，尤足爲吾人今日之模楷。天下無不勞而倖得之收穫

，亦無徒勞而不獲之耕耘，唯貴以一致之精誠，出以持續之努力，則任何艱危，無不

可以突破之理。

——錄 維我「報國與思親」——

論理學的研究法

朱光萃

論理學是一種科學，吾國固有名辭，叫做名學，現在學術界中，大部分都叫做邏輯學，尤其是一般青年，皆盛稱邏輯學而不願言論理學，好像說論理學的，是舊式論理學，是形式論理學，為不足道似的。不若稱邏輯學是一種辯證法，來得漂亮。這是近十餘年來一種特殊的情狀，暗示在青年學子的腦筋裏。按之實際，主張唯物論與觀念論的區別，豈不有關於形式上的稱謂，如大學叢書中，有一本邏輯研究形式論理學的「邏輯」(金兵霖著)，他却並不叫做論理學，而稱做「邏輯」。又如王特夫氏所著的論理學體系一書，其內容是當作辯證論理學寫的，他却並不稱邏輯，而仍叫做論理學。從此可知，論理學的內容如何，實無關於其形式上的稱謂的。

名學為我國固有的論理學的名稱，起於名家的論名實關係，欲解決事物的名怎樣與現實的本質相應。這些名家所作的論理學研究，我國都叫做名學。侯官嚴氏好古，特把西洋論理學的名稱都譯作名學，如：

Mull: A System of Logic. 譯作穆勒名學。

Jevons: Lessons in Logic. 譯作杰文斯名學。

這種名稱上的辨別，本無關於學術的本身，我們姑且置之不論，但初學的人，不知底蘊，或惑於流俗

的見解，或不知三者(論理學、名學、因明學)同其本質，致學業進程，易受頓挫，論理實質，無從把握，故特通俗講述一點，以去初學者的淺見。

我們研究論理學，第一須要弄清楚的，還須知道論理學究竟是一種什麼科學？究竟是屬於形式的？還是屬於辯證的？對此瞭解以後，我們始可知道研究此學的路徑，不致茫然無所適從，可以用其所學，不受學的窮困。

近十餘年來，對於論理學是一種怎樣科學的見解，有好幾種說法：

第一：論理學是探討純粹思想或正確思想的形式法則的科學。

第二：論理學是研究如何發現新知識或求誠致用的科學。

第三：論理學是方法學的科學，又是認識論。

以上三者歸納起來，就可以別為兩大分野。第一第二兩種見解，是屬於形式論理學的主張，第三種的見解，是屬於辯證論理學的主張，現在學論理學的青年，正在徬徨於此兩者之間。我們且看主張辯證論理學的對於形式論理學的批判如何？

從形式論理學的三個基本法則裏，就可看出以下的一些缺點：現在首先要指出這些定律的內容和它的公式命題本身的不一致，就「A是A」的公式

來說，客語的A和主詞的A在同一律的意義上來說，是要完全同一的。然而實際上兩者不能絕對同一。前者表示A的本身，而後者只是表示它的標幟。

所以同一律的公式是表示標幟和本身的同一，而不是主詞和客語的絕對同一。形式論理學對於這公式的實際應用，從來並不限於也不能限於「椅子是椅子」「帝國主義是帝國主義」等等的絕對同一的命題，而是一般的應用，作「椅子是給人坐的東西」「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等等的命題，也就是相對同一的命題。形式論理學如果不這樣做，就不可能「說話」，也不可能作任何思維了。然而這相對同一的命題，事實上就是一種對立統一的命題，而沒有同一律的意義上所理解的那種絕對同一性。這就是同一律的內容和它的命題不一致，也就是表示形式論理學一出發就不可能嚴守着它的根本定律，也就是表示一說話就不能不有辯證法的對立統一法則。

這樣，矛盾律的內容，也同樣是和它的公式命題本身有着衝突的。如前面所說，同一律的公式實際上已經包含了「A不是非A」的意味了。在這裏，矛盾律已經受到了反駁「A是B，同時不能是非B」的命題，其實也包括了「同時又是非B的」意味。這什麼？因為A不但是B，而且也是A的緣故

同樣的，排中律的「A是B或是非B」，也有着「A是B，也可以是非B」的意義了。因為定律的意義雖然是在排中，而在公式命題上，A却表現為一個B，和非B的中間體，這是黑格爾曾經指出來的。……（艾恩奇氏形式論理學和辯證法）

這些的確表示着形式論理學原理上根本的缺點，非用辯證論理學來補充不可。所以我們讀論理學的，為求智識正確起見，非更進一步探討辯證論理學不可。但是，我們欲讀辯證論理學的人，說是不必知道形式論理學的，這却是狂妄之談，正惟其要研究辯證論理學，根本非知道形式論理學不可。因為近代的辯證論理學，還是建築在形式論理學上的。試看辯證論理學者的自白就可知道。

主張辯證論理學的說：形式論理學可以簡單的放棄，這當然不是的。辯證論理學是人類一切知識的歷史的綜合。它是繼承先行的知識而發展起來的。它放棄先行知識部門的消滅成分，保存其積極的成果，加以改造，使成爲一個自己的契機。人類知識的歷史，好像一株生動的知識樹，這株樹，從前生了許多發芽，開了許多虛花，現在我們只能除去那些發芽，摘去那些虛花，再不斷注入營養分，促進這株樹的發展，却決不能斬斷這株樹。辯證論理學對於形式邏輯的態度，也是一樣，一面克服它，一面改造它，使成爲自己的一個契機。這就是我們目前要展開的問題（李達氏形式邏輯揚棄問題）。

又說：具體說來，形式邏輯的三個思維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已絕對不能用；概念論、判斷論、推理論、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等等，則須加以改造而構成思維方法的一部分；關於詞、命題、三段論的各種規定以及穆勒五規則與統計

法等等，則全部收買過來，叫它們充當技師而列爲思維技術。……（潘梓年氏邏輯學與邏輯術）

從這些言詞中看來，所謂辯證論理學者，辯證論理學家，自己承認也會脫離不了形式論理學，所以研究一般論理學的，固不必說，即使要研究辯證論理學的，也不得不先讀些形式論理學，不讀形式論理學，即不能徹底懂得真正的辯證論理學。現在有一班素無論理修養的青年，以為辯證論理學是一種新的學問，不顧其內容如何，努力地閱讀，無論如何聚精會神，終不見得明白透徹，甚至有如墮入五里霧中者。故書名無論如何好聽，什麼通俗呀，簡易呀，而讀起來總不覺得通俗，總不覺得簡易，這就是因為辯證論理學，均以形式論理學爲根基的，有的以形式論理學爲對象而在破斥中的，有的還在揚棄中建設中的，但至今還沒有一本已經揚棄成功建設成功的辯證論理學。故沒有一些形式論理學的修養，立即去讀辯證論理學，那裏會徹底明白呢？所以現在讀論理學的，不要見到批評形式論理學的文字後，就以爲形式論理學不必讀了，即使專攻辯證論理學的，亦非在其揚棄形式論理學成功以前，先應當讀些形式論理學，再來讀辯證論理學不可，這是正當研究論理學的途徑。

但是，現在有一批人，以爲辯證論理學，對於其他社會主義，大有貢獻，而對於我們三民主義，一無所用，可以不必學的，這是在純粹研究學術以外他問題了。即在其學術的應用而言，亦何嘗不可以學習呢？只要自己努力，人家持此以爲政治上辯證的武器，我亦何嘗不可持此以爲政治上辯證的武器呢？因爲學術是探求真理的工具，有了這工具，便可制敵，沒有呢，便爲敵所制。凡對於學術放棄

的人，實在可說是世界上的懦夫。所以研究辯證法，不但是真理的擁護者，實在是學術界上的勇士，問題只在其實不真實，應用得當與不得當，這是一般青年應該理解的。例如葉青氏就能利用辯證法來證明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第一第一：「民主主義以國營實業爲基礎」。

第二段：「國有不是私有，乃公有之一種原則」。

第三段：「所以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國營實業」。

第一第二：「國營實業形國家資本主義」。

第二段：「國家資本主義，因爲「資本國有和剩餘價值國有」，「所以是社會主義的一種」。

第三段：「所以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不論他持的理由充足與否，或且有人駁斥他的結論是不正確的，但是他用了辯證的武器，來擁護自己所信仰的真理，這態度是應當模仿的。而且從此可知，別人家用作爲武器的東西，我們亦可以取之爲己有的。所以辯證論理學，並不是某種集團獨占之物，我們亦應當學習的。

論理學學習態度與學習的範圍以及順序等等，均在上而開述了。現在還須補述一句，就是我們學論理學的，學了上面所述的西洋論理學以外，應當帶的學習（一）中國論理學（名學），（二）印度論理學（因明學），以觀論理學的全貌。

名學已如前述，起於名家論名實的關係，如荀子正名篇、莊子天下篇、惠施的辯說、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論和稷白論以及墨子等等，都是研究名學必讀的書。近且有何兆清氏者，把荀子正名篇的明貴

顯，別異同的兩句話，作為論理學的定義。他說：

「明貴賤者，實為價值判斷之特質；別異同者，即為事實判斷之特質。論理學既為研究致知求誠之法則之學，而知識之內容與性質，實不外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二者；且就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之特質分析之，又不外乎別異同與明貴賤之意義。故吾人即可下定義曰：論理學者，即研究如何別異同與明貴賤之法則之學也。我們讀了西洋論理學後去讀名學，可知中國論理學的程度如何，兼可解釋名學中的一切詭辯的學說。從前以為古書中難讀之處，今則以論理學的知識去解析，均能迎刃而解。如正名篇中荀子論到名實關係，即是闡明了論理學上的內包及外延的關係。他首先說明了下面這三點：

第一：「所為有名」，即制名的必要。

第二：「所緣有同異」，即因以判定同一性及差別性的東西——制名的根據。

第三：「制名的規範」，即制名的規範。

因明學，即是印度論理學，這是以論證為主的論理學，藉以證明原因的正確與否的一種學問。首

先有由五命題而成的五分作法，作為論證的形式，

即所謂古因明論。其次又有使用三命題而成的三支作法，即所謂新因明學。合之於西洋論理學而言，五分作法的論證，是此論的論證，不能超出蓋然性以上。三支作法的論證是演繹法的論證，用於宗教上最為適宜。故要研究佛學，當先研究因明，不知因明，不能了解佛學的深奧處。所以我們要研究印度佛教哲學，亦非先研究因明不可，這當與西洋論理學並讀之書。不過，中國所有的舊式因明書籍，大抵四字一句，因受文字結構之阻礙，不能容易徹底了解。現代青年欲讀因明學的，須先讀以散文所編的因明學開始（如世界書局陳望道先生所編的因明學等），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論理學為科學的科學，我以為青年能把上述東西論理學的各部門，系統地閱讀過，那末，不特論理學的知識可以完全無缺，而且得充分了解地閱讀社會科學、文哲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書籍，欲求上乘的學問者，必讀論理學，而且要如此讀論理學，這是我對於青年的一點貢獻。

「夫革命人生觀之確立，不外認識其個人對於宇宙所處之地位，與羣已關係之實際而已。以個人對宇宙而言，中正實謂：宇宙是無窮大的空間，無限長的時間之結構，而我們個人的生命却渺小如滄海之一粟，短促並如曇花一現。然而無窮大的空間，却是我們的舞台，無限長的時間，却是我們的旅程。宇宙萬物是為我們而生，待我們而用，所以我們就是宇宙的主宰，我們要征服自然，利用萬物，來增益人類的生活。」

——節錄 總裁語——

(文化新開)

東方文化協會成立

東方文化協會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假中法比瑞同學會開會員大會，到中韓日越會員及緬甸記者訪華團等三百餘人。主席覃振氏致開會詞，繼由子院長孫院長及緬記者團團長字巴格里、青山和夫（日）金若山（韓）諸氏講演。次由郭春濤氏報告會務，最後宣讀宣言，討論會章，並通過通電向 林主席蔣總裁致敬。該會名譽會長太戈爾、金奎植、孫宋慶齡、居正、戴傳賢等，名譽副會長宇巴倫、葉楚傖、蔣宋美齡、邵力子、陳果夫、白崇禧、陳立夫、王世杰等，會長于右任，副會長覃振，名譽理事四十五人，理事八十二人，監事七十二人。

工程師學會新計劃

中國工程師學會九屆年會於十二月十五日九時舉行五次大會，陳立夫主席，通過議案廿餘件。重要者有：一、下屆年會在五月舉行。二、一次募集基金三十萬元，以其利息充作會費。三、嚴密調查有無甘附敵偽會員。四、組織中國工程名詞編審委員會。五、設立專利法草案研究委會。六、設立工程教育會，廣事培養切合實際之技術人員，以應戰後經濟建設之需要。七、編著中文工程教材。八、組織資源考察隊，深入內地考察資源。九、定每年六月八日大禹誕辰為工程師節。十、組織 總理實業計劃研究會，推定會員五十人從事研究，擬於三年內完成工作等，十二時休會。下午二時作學術講

如何研究法律學？(下)

孫曉樓

(3) 要有法律道德 研究法律的人們於備具法律學問和社會常識以外，還要有法律道德的修養。道德是做人應有的道理，為什麼法律人才要有法律道德呢？我不是說法律道德是法律家所獨有，我是說法律道德是法律家除普通一般人所應有的道德外，還要特別修養左列二種美德：

(A) 有守正不阿的精神 凡研究法律的人們，都希望現行法律的推行無阻，要希望法律的推行無阻，最重要的是在能守正不阿以身作則，即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徇情面，不畏強禦，抱不屈不撓大無畏的精神，來執行法律，來保障人權，這是法律家應有的美德。

(B) 有犧牲小己的精神 所謂守正不阿是重在一個正字，法律上認為正則守之，欲守之在正，便不得不具備犧牲小己的精神。例如什麼議案，什麼法律，既經合法的手續以產生，那末，無論如何應當犧牲個人的意見，抱十二分的熱忱來擁護此法案之實行，不應當固執成見，做出陽奉陰違的事來。這點精神和上述守正不阿的精神，當然是有連帶關係的，有犧牲小己的精神，方能守正不阿；有守正不阿之精神，方能犧牲小己，兩者是互相為用的。所以我常說，我們要執法如山，一定先要守法如山，自己不能守法如山，便不要望其執法如山。

上述的美德，不單是做律師法官的應當如此，無論什麼地方，凡是關於法律的運用上，都應於此有特別的修養。

所以一個法律人才的成功，除有高深的法律學問外，還當有豐富的社會常識和高尚的法律道德。美國康納爾 Cornell 大學校長賴得 Andrew D. White 氏於該大學法律學院創立時，曾作公開的講演謂：「我們創辦法律學校的目的，非在造就許多訟棍，乃欲以嚴格之訓練提高其程度，使將來出校之後，有高深的學問，有遠大的目光，有高尚的道德，若實以相當的經驗，則無論其為法官、為律師、為各種公共事業，鮮有不成為造福國家之法學者」。所謂高深的學問，高尚的道德，實以相當的經驗者，即是我上面所講的法律學問、社會常識和法律道德。希望今後我國研究法律學的人們，能如羅得先生之言，於法律學問之外，多注意到社會事物的經驗和法學道德的修養，於法律學界中，多造成幾個像我國古代的包文正、張居正，像美國的林肯總統，像英國的谷克推事等那樣的法律人才。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比研究任何科學都難，然而我們應當樹立法律人才的標準，驅勉自勵的向前邁進。

演，由翁文灝、陳筑山分講「生產建設」及「四川經濟建設」，迄五時始畢。同時在協勞場二次表演煤油汽車，觀衆踴躍，成績甚佳。六時公宴成都各機關社團首長，表示謝意，全體會員定十六日晨專車赴瀘縣參觀都江之水利工程，九屆年會定十六日晚閉幕。

中國翻譯學會近況

中國翻譯學會於十二月一日假中法比瑞同學會開第一屆常年大會，到來賓會員共七十餘人。自由來賓演講，陳教育部長代表孟壽椿訓詞，謂「信、達、雅」之「雅」字，應改為「俗」字方妥。劉百氏氏指出唐與現代為中國翻譯最盛時代。會虛白氏謂前十年文學譯著僅三百餘種，足見中國翻譯家之努力尚不充分云。繼由謝貽徵等作會務報告，最後舉行選舉，徐仲年、丁作韶、許汝祉、崔萬秋、王一等當選為本年度理事。

中央大學心理學系概況

民國十六年，中央大學成立。將理科之心理組改稱心理系，隸屬理學院。注重教育之心理組改稱教育心理組，隸屬教育學院教育學系；民國十八年，改為教育心理系。民國二十一年九月，理學院之心理系與教育學院之心理系合併為一系，稱為心理學系，隸屬教育學院。去歲教育學院改組，師範學院成立，於是心理學系改屬理學院。

一、本系設備 本系現有心理實驗及測驗統計儀器一千九百九十三件，模型一百五十三件，實驗用品一千四百七十七件。在圖書設備方面，本系現有中文書籍一千零廿三冊，英文書籍七百九十五冊，德文書籍一百三十一冊；中文雜誌三百九十九冊。

研究法律學的幾個基本課程

在過去研究法律學的人們，都認為愈專門愈好，所以研究法律的方法，都不免固步自封，不肯越雷池一步，一天天的向着牛角尖裏鑽，結果呢？便養成許多沒有常識不懂事務的法律學者。這樣那裏可說是法律人才呢！到了現在，歐美法學者，已逐漸放棄他們舊有的主張，認為研究法律，決不可以專從法律來研究法律，像美國大法家魏格爾(Wigmore)氏所說：無論在科學、在哲學、在行為、不拘形式、是這時代的特點。一個數學同時也須學些邏輯化學和生理學；一個生理學家同時也須學些地質學和化學；法學家同時也須研究哲學、社會學、經濟學。……什麼不應學呢？所以法律是各種科學的結晶，不但是社會科學的各門和法律有直接關係，便是自然科學的各門和法律學也有多少的關係。所以我們於研究法律學科之前，應於下列各學科作基本的研究：

(1) 政治學 政治學是研究國家的科學，法律是跟着國家的體系而產生出來的東西。民主國家有民主國家的政治體系，也有民主國家的法律，極權國家有極權國家的政治體系，也有極權國家的法律，歐洲許多國家拿政治學法律學併在一起研究，便可以看出政治學於法律學的重要了。

(2) 經濟學 經濟是社會機構政治組織的中心基礎，經濟制度的變遷，便是社會機構的變遷，即是政治組織的變遷，同時法律制度當然也直接間接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沒有經濟學根底的法律學生，於法律學問上很難有極大的成就，因為什麼法律直接間接和經濟學是有關係的。

(3) 心理學 心理學是關於人類意識的研究，而法律行為不外是人類意識的動作。我們研究法律，於行為主體的故意過失默許承諾，知情不知情意志薄弱等等，都和心理學有密切的關係，所謂心理學 Psychological Jurisprudence 便是以人類本性來解釋法律現象之學。此外又如犯罪心理學 Criminal Psychology、審判心理學等，更證明心理學和法律學的聯繫性，這是我們所以不可不研究心理學的緣故。

(4) 社會學 法律是社會生活的規範，我上面已經說過，社會上無論什麼事沒有一件不與法律直接或間接發生關係，所以近代研究法律的人們，無論是追從美國羅德(Rodgers)氏的社會機械工具說，卡爾索(Cardozo)氏的社會福利說，日本德積重遠的社會生活說，德國耶梭(Hering)氏的社會學一課特別注意。所謂社會學一課，又不僅限於學校的研究，並且要於教學之外，凡與社會學有關諸問題，都應當加以相當的注意。這樣，於法律的解釋或運用上必有極大的幫忙。

(5) 本國史 研究法律者，尤應於本國的歷史有深切的體會，因為研究本國史後，一、可明白中國文化過去的變遷；二、可以知道中國文化未來的趨勢；三、可以知道中國文法制度的特質。中國文化在過去幾千年中很有光明燦爛的歷史，我們研究法律的學生，應如何負起全責，以復興

，英文雜誌七百七十六冊，德文雜誌四百八十三冊。

二、研究工作 本系過去已經完成之研究工作約有一百餘種，其中包括軍警心理之研究，實業心理之研究，變態心理之研究，發展心理之研究，學習心理之研究，及學科、智慧、人格各種測驗之編造等。

三、未來之展望 本系對於心理學之理論及其應用同等並重，而最近多年以來尤注意於心理學在各方面之應用。現政府當局與外界人士，對於心理學重要性之認識，既日益深切，故本系之前途實未可以限量也。

江津大學先修班近訊

教育部特設白沙大學先修班，成立已將二載，畢業學生凡二期。第一期計保送免試升大學者八十三人，專科學校六十餘人。第二期因學生名額及保送成數均有增加，故免試升學者達二百六十六人之多。本學期分十二班教學，統考分發之六百零三名學生，多數未能如期報到，已自行添招一次補足。教材原為油印講義，已改為鉛印或石印課本，免費發給。訓導方面，仍行導師制。近更實施勞動服役，對申請貸金學生將嚴格審查，並實行工讀生辦法。

對酒

不惜千金買寶刀，
一腔熱血動珍重，

——鑑湖女俠詩——

紹裘換酒也堪豪，
灑去猶能化碧濤。

生活指導 自我教育之鍵

林本

近幾年來，自我教育的聲浪高唱入雲，這種是青年自己努力上進的好現象，值得贊許與鼓勵的。其實，人的一生活，無時不在教育影響之中。除去最初的一段，即生後十年或二十年之間，直接地接受父母師長等之些許的保護與輔導外，大部份的時間，都要自己負責去指導自己，去改進自己，以適應變化莫測的環境，調整錯綜複雜的關係，然後才能維持獨立生存而企圖發展。這自己負責去指導或改進自己的歷程及作用，都可稱為自我教育。而這種良好的習慣與能力，就是自我教育的本領與傾向。早在少年時期，啓其端倪，而必須於成年以前，磨礪扶植以奠定基礎的。當代教育名家杜威氏 (Dewey) 認為一個人的人生準備是：「使他能够指揮自己，也就是盡自己的能力訓練自己；眼耳手可算是自己的工具，在生活環境中，把握現實，利用天賦的才能，來應付一切，自然會做出有效率的工作的」。美國名校長桑德森氏 (Sanderson) 亦主張：「不要將知識硬塞給學生，應該使他自己有充分的準備，可以在人生旅程中駛行着」。這些都是同一樣地着重自我教育的意思。

那末，怎樣來實行自我教育，或者怎樣扶植根基呢？我們在實行中扶植根基，在扶植中實行教育；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忙於現在，也無時無刻不在準備將來；一而二，二而一，這完全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大可以一舉而同時解決的。解決之道，見仁見智，未遑詳述，茲僅言其大要於左，藉供青年們的參考：

(一) 生活力之培養——生活力是人們活動的原動力，換言之，便是體力與精力。羅馬哲人所謂：「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身體 (Sound mind in sound body)」，這身心兩方面原是交相為用，或平行發展的。生活力之充實與否，因人而異其程度，且與個人的事業及工作相關至切。拿破崙在作戰時期，仍能注意國事，嘗在營帳中處理政務。亞力山太王的特徵便是繼續不斷地工作，以改變或克服他的環境。無論古今中外，歷史上建大功

立大業者，多半是秉賦超羣，精力絕倫的人物，這是毫無疑義的。即使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亦不乏同樣的事實以為例證。有些人在學校時代，原是成績優異的秀才，却未老而先衰，到了四五十歲壯而仕強而立的時期，雖然博學而欲篤行，即是多愁多病，已經無力建樹其事業了。反之，另有一些人，起先在中學或大學，雖不十分出色，但經過多年的閱歷，飽嘗甘苦之後，還得憑藉其方興未艾之旺盛的生活力，運用經驗與識見，急起直追，以表現相當的成績。凡此均可見生活力之消長，對於人們的生涯，是多麼有關係啊？

生活力的盛衰本非固定，而是可隨時變動的。如果我們平日在起居飲食以及作事休養等各方面，能够調劑得宜，而恪遵規律，則消耗消耗以培養其元氣，這實質的生活力定能保持無缺，甚且蒸蒸日上，身心更趨健全。是則不僅個人一己之幸，抑亦國家民族福利之所繫，觀於現代文明國中樞要員之老當益壯的精神，最備得我們反省，而不知所自勉的。

(二) 生活力之運用與發揮——據上所述，生活力之為用，既如此重要，那末，我們怎樣運用，怎樣發揮它呢？這又是一個緊要的關鍵。下述幾點足供我們的斟酌：

(一) 工作與目標——一種工作之進行，如果預先定了目標，則聚精會神，往往能使生活力集中一點，不至於無的放矢，以輕率浪費。因此，不特工作效率提高，且事業成功之可能性亦同時增加了。觀於夫差敗越，勾踐吞吳，舌來有志竟成的事實，不勝枚舉。所以我們在青年時代，極宜審慎抉擇，選一種事業或職業，以為學生之總目標，詳定程序，努力邁進，不屈不撓以促其實現，即此便是立志成業之要訣。他如日常一切的行爲，亦莫不可運用同樣的精神，以獲得美滿的結果。

(二) 計劃與步驟——人們徒然立志定向，而無實現志向之計劃與步驟

則依然是盲目的活動，猶如老鼠走入迷宮，試誤復試誤，不但虛耗生活力太多，且事業之能否成就功德，亦屬重大疑問。所以青年之在學校或在社會，事無大小巨細，最宜於着手之初，先把整個的工作統盤籌算，加以縝密的考量，乃預定一種合理的步驟，然後按步就班，切實進行，這樣才腳踏實地，不至於徒勞而無功的。試以日常生活程序為例，我們應該根據工作、休息、睡眠等三分時間的原則，排定作息次序，何時運動，何時休息，何時研讀外國語文，何時瀏覽古代歷史，如能切實遵照實行，而持之以恆，則不僅其所研習之學術必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即心身各方面，因規律的習慣，亦必將誘致良好的影響的。

(三)自信與決心 據心理學家的研究，所謂自信，乃是強烈的欲望與對於本身能力的信仰二者綜合的結果。人們必須有此種自信心，才能有堅強不屈的意志（見蕭孝嶸先生軍事心理稿），便是決心。由自信產生決心，有決心才能確立自信，兩者表裏為用，而實為成功之母。試以事例言之：孔明未出隆中，已與劉豫州有天下鼎足三分之說。此雖由於觀察當時形勢之透澈，要亦繫於佐主建國之自信與決心的。他如淮陰背水而陣，項王破釜沉舟，皆因自信力足以摧敵，而示士卒以決心耳。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所以我們無論從事何種工作，在着手進行之後，義不容返顧，或再生躊躇觀望之心，而必須以自信與決心封鎖心理的退路，奮力以赴，則其情形猶如人在危難中之發動最後的掙扎，常能使精力集中而倍於平時，其產生驚人的效果，實不足為奇的。

(四)實行與有恆 「學問思辨行」，這是古人實行自我教育之方法與步驟。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必綜之以行而為結果，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有些人祇懷有幾許美妙的理想，甚且發表自矜的言論，雖亦持有具體的計劃，卒因缺乏實踐的毅力，以致理論終成空想，實行不能一致；另有一些人，確有思想，也能實行，但主見無定，往往見異思遷，而不能持之以恆，則朝令而暮改，必無任何成績之可言。是徒然消耗寶貴的生活力，無裨於己，何益於人！而是我們所應引為

戒鑑的！譬如我們為求知新知識而感有研讀外國語文之必要時，那末，對於研讀計劃，就應該三思而必見諸實行。厥後遇到任何難題，或見到怎樣新奇的事物，決不一暴十寒，或輕棄前功。如此積日累月的過去，就做到實行與有恆兩點，便已經把握住那運用或發揮生活力之核心，最後目標或預期事業之得實現與完成，是毫無疑問的。

(五)自省與自謙的工夫——最後我們要提到自省與自謙的工夫，這也是自我教育上所必須注意的一點。希臘哲人蘇格拉底 (Socrates) 曾以「自覺無智」為人們求達真智之開始，這無智之自覺便從自謙的態度而由自己反省中得來的。能自謙才肯自省，肯自省才知自謙，青年人能夠做到這一步，則為學的態度方法已臻圓熟。他能擴除成見，虛懷若谷地以容納各方的主張；無論人性之為善為惡，不管宇宙之唯物唯心，對於此等數千年來爭持未決的問題，他決不敢因讀了幾本皮毛的入門書，以為已窺堂奧；也不願輕易地拘泥於一端，從而堵閉心靈之門，以自限其進步。如此，則知過必改，從善如流，虛心坦懷以與世相接，其人格學問之上進，確是未可限量的。末了，我們引舉勃脫勒博士 (Dr. Nicholas Murray Butler) 編造測驗以檢定教育程度之六方面，藉供有志青年自己反省時之一個普遍的標準，而本文亦於此作一個結束。

- (一) 本國語言的正確運用；
- (二) 由於內心思所表現的高尚文雅的態度；
- (三) 興趣的合理標準；
- (四) 反省能力與習慣；
- (五) 智力不斷的增長；
- (六) 將思想變成效率的能力。

(見西書精華第二期)



爸爸從中國回來

沈淩白

讀書會主辦第一次徵文競賽文藝第一名

日子又飛似的過了一大堆，可是爸爸還沒有回來！

連山頂上的積雪又在溫和的陽光下慢慢融化，山野間的櫻花，迎着和煦的春風，紅遍了大自然的懷抱裏的時候，芳子仍是每天倚在窗邊，凝視道路的盡處，盼望那那一叢濃密的櫻花樹後的泥道上，會轉過等待了三年的爸爸來；那雪亮的馬靴，那筆挺的黃呢軍服，那寬闊的腰帶，那黑濃美鬚的小鬍鬚。……

但是每次使芳子失望！從那兒轉過來的，只是些種種的農民，瘦削臉孔的矮小的工人，和一些穿了喪服，哭腫了雙眼的寡婦；爸爸的影子一點也沒有，連一個穿着和爸爸一樣神氣的軍服的人也沒有！

她跪在窗邊，把一雙大眼注視着晴朗的長空。天，仍是那麼的蔚藍，深遠；時或照樣有一兩片懶散的白雲在那裏停着，大塊的雲影把山邊的櫻花林籠罩着；蜜蜂仍忙着嗡嗡的叫。……可是，芳子感到一種異樣的空虛、寂寞！雖然，富士山的積雪仍那樣耀眼，櫻花仍紅遍了山野。但是，爲什麼媽的兩眼老是哭紅着？爲什麼爸爸還不同來？爲什麼這裏生活沒有以前那樣舒適了？

極常常這樣伏在窗臺上默想。春風怪和善的輕輕的撫着她的小臉，於是她便入睡了。在夢裏，她到了理想中的世界裏——

在那裏，芳子正靠在爸爸的懷裏，吃着一些美味的菓子，甜蜜的糖菓，桌上擺着許多她心愛的玩具。爸爸從中國回來了！臉上透着笑意；講着一些怪可笑的中國人的故事。那兩撮黑濃的小鬍鬚，怪神氣的在嘴唇上翹着，爸爸那樣的青年，那樣的愛着芳子；吻她，發髻在她臉龐上輕輕的接觸，怪癢的。星期日和她到公園裏去散步，到電影院去看影片；還坐火車到海邊去游泳。火車跑得快，天上的鳥兒們都落到後面去了！火車一頭一頭的向前跑，還轟轟……的喝醉了酒似的叫。……

於是芳子就醒了。張眼，眼前的景色已浸入迷糊的暮色裏了，半輪血似的落日，還逗留在山後的紫霞上，紅得那麼的怕人！遠處的櫻花也塗得更紅了。她半閉着眼睛，回想夢裏的故事，爸爸的臉龐仍淡淡的留在眼簾上。她回頭向陰暗了的室內看了一眼，室內是死一般的靜寂；桌子上空空的，席子上也空空的，除了板壁上向外掛着的爸爸的小照以外，爸爸還沒有回來！

芳子悲傷了起來，眼淚在眼角裏閃光。當媽從工廠裏回來後，點上了蠟燭，淡青的光輝，把芳子和媽的影子投在兩邊枯黃的紙壁上，陰

森森可怕。媽在牆角小几上的花瓶裏插了一枝新採來的櫻花，供在爸爸的小照前，把燭光移近了一點，仰頭注視着，嘆着氣，最後總是哭了。於是芳子也哭了！兩顆老大的眼淚，映着燭光閃閃的滴到席子上。

媽抱了芳子，替她揩去了眼淚，但是媽的眼淚却又落在芳子的額角上。芳子也替媽抹着眼淚，望着媽的瘦黃的臉，哽咽着：

「爸爸什麼時候回來呀？我盼望他回來呢！」
媽忍了淚，安慰她說：「春天不到了麼？爸爸不是說過，當櫻花沒有謝盡的時候，他就要回家麼？芳子，等着罷！」

於是芳子記起去年櫻花盛開的時候，爸爸從中國寄回一封信，說是當櫻花還沒有謝盡的時候，爸爸便能回來了。芳子從媽懷裏站了起來，走到牆邊，從什麼箱裏把爸爸到中國後寄回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後一封信拿了出來，重新到媽的懷裏，展開那張枯黃的幾乎折裂了的信紙，挨近燭光，伸着小小的手指，一個字一個字的點着，胡亂的讀。又仰起頭來，望着媽，懇求着說：

「媽念，芳子認不得許多字，媽念！」
媽痛苦的笑了，眼淚在眼角裏滾動。一閃一閃的；低下頭來。挨着芳子的臉，半抖着聲音陰下去：

——我目下非常平安，……現在正要攻擊××；中國兵十分勇敢……；但如戰爭能有勝利，那麼，當櫻花還沒有謝盡的時候，我或者能够回來。我日夜思念你們，但……芳子近來……

芳子還不等媽說完，搶着說：「爸爸說：『叫芳子乖，聽媽的話』……」

媽微笑着，呆看着信紙不語；但當芳子別過頭去的時候，眼淚又沿着嘴裏一直滑到鼻角邊，偷偷的拭了，漫聲的嘆着。

「爸爸不還說麼？回家後要和芳子一起到公園裏去看櫻花呢！」芳子看着信紙上變了色的漆草的字跡，幻想似的咕噥着：「還要到……到什麼地方去呢？哦！還要到像館去照像，還要帶許多玩具來給我呢！……」

媽的眼淚小泉似的往下流。

「那麼？爸爸什麼時候回來呢？現在櫻花不已經盛開了麼？」

媽噙住了眼淚，柔聲的安慰着說：「櫻花開了，爸爸也快回來了。芳子。」

燭光抖抖的跳，初春的夜晚帶來了一絲涼意；芳子緊依在媽的懷裏，看着媽臉頰上的模糊的眼淚，和那扇動着的鼻翼，她小心坎中感到無限的悲哀。她有許多不能明白的事：她不明白爸爸去了這麼久還不回來，雖然常常聽得媽說：爸爸到中國去參觀中國人，但爲什麼要芳子的爸爸去參觀呢？而且去的人還不止爸爸一個人，隔壁正川先生的兩個兒子都去了，五十多歲的積三本有老頭子也去了，花頭連那個比芳子還高不上半個身子，做買賣的小鬼也去了；而且去了總不見回來，有時連信也沒

有！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芳子不明白，她任性的問：

「媽，爸爸還在中國作戰麼？——什麼是作戰呢？」

媽又哭了。傷心的縴着：「作戰就是叫人去送死！」

「爲什麼要死呢？爲什麼要作戰呢？爲什麼要去懲罰中國人呢？中國人不是挺和氣的麼？」芳子

毫沒有注意到媽的話，只顧裏裏的問。她忽然想到從前住在地家裏的那個姓張的中國學生，胖胖的臉，漂亮的西裝，見了芳子便來抱她，教她唱歌，和她玩；她好奇的望着媽的臉，要求滿意的答覆。

媽在她臉上吻了一下，只柔聲的說：「芳子，別再說傻話罷！你還小，自然不明白的。」

芳子也覺得自己確實還小，當爸爸穿了黃呢軍服到中國去的那年冬天，芳子還只有四歲，站時只和桌子一樣高。她在想念爸爸的日子裏過了兩年，今年她七歲了。可是七歲算什麼呢？自己還不能和媽一樣的到工廠裏去做工，也不能和爸一樣，生一些好看的飛機。她也承認自己確實還小，不明白作戰是什麼一回事，懲罰中國又是什麼一回事。每當市政府公布了一批戰死軍人的姓名後的媽的慘淡的臉色，每當軍號引導着青灰軍服經過時的媽的哭泣的哭聲，曾使芳子細細得想不過。也許那大中國飛機在拂曉時到東京的上空轟下許多紅的綠的傳單，砲聲隆隆的震得耳朵發痛那回事便是作戰麼？也許

媽從工廠裏拿不到工錢，買不到糧食，許多人喊着叫着到廠裏來那回事便是作戰了？再不，許多工廠的煙囪再不冒烟，許多汽笛再不響着和傍晚對破雷聲的狂鳴那回事便是作戰了？是的，還有點

像，但又不很像，而且爸爸又沒有回來，也不能問個明白！

「爸爸爲什麼還不回來呢？」她自言自語的問

「櫻花不開了麼？」

「是的，櫻花開過了！」媽呻吟着。

「爸爸呢？他什麼時候才回來呢？」芳子又要哭了似的問。

「也許在明天，也許就在今晚上！」媽望着窗外的黑夜，自語着。

室內突然靜了起來，芳子和媽的低微的呼鳴聲雜在一起；窗外也靜靜的，連一聲遠處傳來的犬吠聲也沒有。芳子注視着縮小着的枯黃的燭焰，傾聽着街上任何一種微弱的聲響；她的心便會突的一跳，心想：也許爸爸已站在門口了！也許還帶了許多芳子心愛的玩具回來了！但，好一會工夫，板門上沒有一下叩擊，連一聲低微的咳嗽聲都沒有！芳子聽着聽着，漸漸的睡去了。

她夢着——黃呢的軍服，雪亮的馬靴，寬闊的腰帶，和那挺神氣的黑黑的濃濃的鬍鬚……

半夜，一絲聲響把她驚醒，她睜圓了眼，在黑暗中探索着；屏息凝神去聽門口的聲響，然而靜靜的，沒有犬吠，沒有蟲吟，沒有行人的腳步聲，連一聲低微的咳嗽聲也沒有！

黑暗，甯靜，失望，驚擾着她的夢！

是的，日子又過了一大堆，然而爸爸還是沒有回來！

——

春盡了！櫻花也謝盡了；紫綫在芳子的腦際，盼望着爸爸回來的風念，仍沒有盡。她等待着，注意着每一個從只剩了殘枝的櫻花樹後泥道上轉過來的

行人：她跟着媽到市政府去看那一批一批戰死者的名單，帶了沉重的心，把眼光穿過被淚水迷糊了的睫毛，在長長的公告上找着爸爸的名字。可是沒有，於是心裏又回復了一點喜悅；但爸爸還沒有回來，連一封信也沒有！

芳子仍常在窗口倚着，望着泥道上的往來行人——那些瘦弱的農民，那些瘦弱矮小的工人，那穿着破衣服哭紅了兩眼的寡婦，那裝着骨灰的大卡車的經過。她仍常常入夢，仍夢見那些日夜想念中的美麗的故事。

日子似乎愈過愈痛苦，工廠又關了門，媽悶在家裏，又好久好久了！媽老哭紅了眼，帶着芳子到朋友家裏去借貸，也常常空了手回來。她們常常挨餓，和芳子她們一樣的窮，窮得連吃代用品的糧食都沒有方法弄到。

在清晨，在傍晚，芳子倚在窗口，做着她已往的溫暖的夢。她想着爸爸還在家的時候，吃着喝着熱騰騰的飯菜，有時還有一碟香腸。晚上，低低的天花板上，垂着放着白光的電燈；爸爸坐在席上讀着報，芳做着針線，芳子玩着小汽車小飛機。呵！多麼溫暖！可是，現在什麼都沒有了！電線和電燈都拆去了！玩具，連那壁上放着爸爸照片的櫥櫃也給賣掉了！連吃飯也常常有一餐沒一餐的了！她想：

「要是爸爸還在家裏，要是爸爸已經回來了的話！……」

芳子把眼光從山後紫霞間的落日收回，走到階邊的什物箱旁，把爸爸的照片和那張枯黃了的，幾乎折裂了的信紙拿出。她凝視着照片，腦內迴盪着爸爸在信上說的話：

——當櫻花還沒有謝盡的時候，我……

可是櫻花早已凋了空枝，連花瓣也早在泥土上爛盡了！她只有迷惘！爸爸沒有回來！玩具沒有了，糖果沒有了！她穿着補了再補的衣服，吃着硬硬的玉米飯，有時還得挨餓！她開始明白作戰這一回事是痛苦的了，她哭着，她默念着：

「我要玩具！我要衣服！我要爸爸回來！」

她凝視着天花板，板上有一些花黑的斑點，一塊一塊的黃跡，蛛網黏住了灰塵在舞旋。她伸出小手，喃喃自語，做夢也似的。

門呀的一聲推開了，她驚醒了過來，在淡薄的落日光輝裏，她看見媽走進來，一個男人的影子跟在她後面。芳子心裏一怔：「也許是爸爸罷！」她站直身子，用力向那男人看着；但當那陌生的面孔在淡弱的光輝裏顯出了異樣的猙獰時，她頹然的倒在窗檻上，她悲傷得幾乎哭出來！那是一個陌生的人，一個鬼一樣可怕的男人，媽為什麼要請他到屋子裏來？還和他笑，和他談天？也不來抱一下芳子？芳子有點氣憤，這男人一定不是好人，否則，為什麼要在晚上來呢？等爸回來把他送到警察廳裏去。

可是那鬼竟怪怪的笑，說着怪難聽的話了。

「太太，你為什麼要拉我來呢？我……」

「爲了生活，我才拉了你來，希望你玩一下，幫助我一點金錢！」媽似在哽咽了。芳子的心在坪坪的跳，似乎要跳出胸膛來一樣；淚水在眼眶裏把眼前的景色攪得更迷惘了。她不明白的聽着媽的話：「我丈夫出征中國去了！我沒有工作！……」

「可是我也是窮人呀！我也失去了工作呀！要是我也也是個女人的話，我也要賣淫了！」那男人放

低了嗓子說：「但是你丈夫去殘殺中國人那件事，未免太醜了！你現在不做活了，活寡婦了麼？說不定，咳，咳！你得永遠去找一個代替品的丈夫呢！哈哈……」

「……」媽沒有話說，儘是哭。

「太太，我告訴你，如果你真沒法活下去，你爲什麼不到慰勞隊裏去呢？」

「我不能去，我還有個孩子，我不能拋下了她，不顧！」媽深長的嘆着氣，攙着芳子嗚嗚的哭泣着。她抖着聲音說：「唉！這罪惡的戰爭！人死了這多，中國究竟在什麼時候才能征服呢？」

「我告訴你，那男子生怕給人聽見似的壓低了聲音說：『中國永不能征服！』」

「是這樣的麼？那麼出征的人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

「唔！難說了」。

芳子也呆住了！永遠不能征服中國，爸爸便永遠不能回來了！但爸爸爲什麼又說當櫻花還未謝盡的時候便能回來呢？她也覺得有點不妙：第一，櫻花過了，夏天將到的時候，爸爸還沒有回來；而且媽也變了樣子，和陌生男人談得這樣親熱！而且，爲什麼吃飯這麼難？爲什麼常常要挨餓？爲什麼電燈不再亮了？工廠的汽笛不再劃破清晨的寂靜而長嘆了？她害怕的睜圓了眼，向黑暗裏的兩個影子看着。

那個陌生的影子站了起來，鬼也似的可怕，粗大的聲音在顫動：「對不起，我得走了，這裏有五十錢，送給你留着用罷，雖然我今晚得另外去設法我的晚飯！」

叮的一聲，銀幣落在桌上的清脆的聲響異常的



川大在峨眉

韓如祥

川大離開成都，匆匆地又是一年了。去年的五月，川大爲了避免敵機的慘炸，爲了減少無謂的犧牲，就決心遷到峨眉來；想在這幽靜的環境裏，努力研究一些真實的學問及有利於抗戰建國的事業。川大遷到峨眉來，並不是無意義的逃走，它的目的在暫時離開敵機的兇殘，去僻靜的邊野，更積極的爲抗戰的事業而努力。

川大的校舍，是分設在峨眉山下幾個較大的廟宇裏，從峨眉縣的南門起到報國寺爲止，一路的廟宇，差不多皆租給川大作臨時校舍。有一部如圓通寺、衆濟寺、已劃爲教職員宿舍。文理法三個學院，是散立在報國寺、伏虎寺、保寧寺和萬行莊。這幾個廟宇規模很大，房屋也極整齊，自城裏步行到報國寺，首先要經過保寧寺和萬行莊，這裏是理學院的所在地。這兩個廟宇離得很近，房屋也是够理學院的應用，廟宇前後是廣大的平曠，在這個涼秋的季节，極目無邊的一片黃綠色，交織成一幅美麗的景色。

從理學院再向前進，大約有七八里路，就到報國寺。這個廟宇建築在一個較平坦的山坡上，屋舍修飾得富麗堂皇，四圍圍繞着青翠的樹林，廟宇前面，有一地廣闊的場地。幾年前，蔣總裁設軍官訓練團於此，那前面的廣場，便是。委員長訓練軍官的所在地；現在是四川省農業試驗的農場，栽種着許多美麗的植物苗，參差不齊，頗爲美觀。委員長手題匾額——「精忠報國」四字高懸在報國寺的門前，步行到此會想。委座當年在此訓練軍官那種偉大堅苦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現在的報國寺一部份是川大校長程天放先生的寓所和教授的住宅。從報國寺到伏虎寺要經過一個短山坡，雖然僅僅是三里路，但走起來很覺得吃力，尤其平時沒有爬山習慣的人，跑上去更覺得疲乏。

伏虎寺是文法學院的所在地，這廟宇的大，是全峨眉第一，可是一下要容七八百人，當然不免有一些擁擠。因此除了圖書館辦公室和學生寢室外，在廟宇的四週，又建築了許多教室。

伏虎寺因爲是建築在山坡上，拾級便可以仰望橫臥在面前的峨眉山，望見圍繞在四週蒼松翠柏，橫臥在山脚下徐徐流動的小溪。清晨林木中浮起一片歌喉婉轉的鳥鳴，薄暮我們可欣賞夕陽西墜的霞光。這是極優靜雅緻的情景，是一個極好讀書的所在地。

文理法三個學院，是首先在峨眉設立，到了去歲後，爲了安置教育部統考分發來的二百多新生起見，又在距離伏虎寺十多里路的地方，另成立一新學院。這裏是一個清幽的軍閥將軍府，有一千多間房屋，足够新生院的應用。在距離報國寺一里多路，有一個望峨橋，是憑眺峨眉山最清楚的地方。新建的樂西公路，就在這橋與報國寺中間穿過。這裏原來是一個荒蕪不堪的山村，現在却變成一個復興民族的勝地。

「峨眉天下秀」，我們多麼幸運的來到這個天下秀的所在，朝夕領略着這美麗的景物。雖然如此，我們却永遠不會忘記是誰逼迫我們離開皇城（在成都係川大原校址）到這遼野的角落裏來，因爲這樣，我們每一個青年，衷心蘊藏着無限的悲憤，憤怒之火燃燒着我們整個的心靈，於是我們把它發洩到學術研究上去，圖書館中整天的充滿着我們的足跡，爲着抗戰建國的需要，埋下絕大的決心。

悅耳。那鬼影子慢慢的移出了大門。芳子心想：這男子也許是爸爸的朋友麼？不然爲什麼幫助她們金錢呢？可是，媽走過來，抱了芳子，嗚嗚的哭，芳子也哭了，在淚得欲無的光明裏看着媽那張白粉的瘦臉，眼淚泉也似的在流，在粉上留下一條淡淡的痕跡，好像開了一條小路似的。

媽哭着，芳子也哭着。媽抱緊了芳子，芳子替媽抹着眼淚，連眼睜睜的白粉也給抹去了。媽吻着芳子的臉，嗚咽着說：「芳子，你能原諒你可憐的媽麼？」

芳子不憤媽爲什麼要她原諒她，只莫明其妙的點點頭。

是的，日子又過了一大堆，父親還沒有回來，可是媽近來總愛搽粉，比板上的白紙還雪白；還加一點胭脂，紅得真像個蘋果了。媽時時和男人們談天，看起來是很快樂的，因爲媽還不時的笑，和從前常向爸爸笑時一樣的可愛。有時男人半夜還不去，老是談着笑着，直到芳子睡着以後。

但，媽的笑容是不自然的，是痛苦的，芳子知道，在那厚厚的白粉後面，也不知留下了多少淚痕了！可是媽也有點奇怪，男人來了，媽笑着，似乎把芳子忘了。芳子異常寂寞，心裏難過得很，要等爸爸回來把那些男人都送到警察廳裏去。客人去了，媽失去了笑容，眼淚含在眼眶裏，抱着芳子嘆氣，談着爸爸的事，問芳子能不能原諒她。芳子攪糊塗了，她不懂媽爲什麼有許多不同面孔不同衣着的男朋友，要和她們玩，還要搽粉，還要笑！但，每當男人們臨走，她在桌上的清脆悅耳的銀幣聲打擊芳子的耳鼓時，她似乎懂得一點。她想：媽向他們笑，和他們玩，和他們談話，大概就是爲了這幾個

淺說類書及古今圖書集成

高邁

(一)類書的意義

採輯羣書，或以事分，或以字分。使便於尋檢之用的，就叫類書。

(二)類書的類別

(甲)以事分的：

1. 彙收各類的如藝文類聚。
2. 專收一類的如職官分紀。

(乙)以字分的：

1. 齊句尾之字的如佩文韻府。
2. 齊句首之字的如駢文類編。

(三)類書的由來

魏文帝的皇覽，傳屬真正類書的起源。大抵漢魏以後，人事繁演，所以分門便檢的類書，也層見疊出。唐代的通典、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宋代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通志、咸平御覽；元代的經世大典、玉海、通考；明代的永樂大典，均屬聲華大者。及至清初有圖書集成出，使類書蔚為大觀。

(四)類書的功用

我國的類書和歐美的百科全書、百科辭典在性質上頗近似；在內容上，因規模宏博，取材審慎，編製謹嚴，故有其獨特的價值，為西籍所望塵莫及。在應用上，除使學者搜檢索之便而外，且能使閱者者歌簡厥繁，瞭悟蹊徑。

看中國圖書可以看出：

- (一) 中國典籍的豐富，
- (二) 中國典章制度的概略，
- (三) 中國民族文化的偉大，
- (四) 研究專題的門徑，
- (五) 昔人著作的用力之勤(歷史上能遺留到現在的著作，往往是個學者畢生心力的結晶)。
- (五) 古今圖書集成的內容。

小銀元罷？

晚上，芳子孤男另的躺在後室，靜靜的聽着間室傳來的低語聲——媽和一個陌生男人在親切的談話！近來常常如此，有時，許多男人，齊來了，三個，也許有四個，大家坐在席子上，低低的談話，沉重而低的聲浪，來人聽了怪沉悶的，似乎在商議一些不能使人知道的事，有時也喝酒，直到夜深才一個一個走了。那些話聲、笑聲、酒和烟草的氣息，芳子不能睡去。她討厭那批傢伙，可是媽却迎歡他們，芳子想不通。

夜深了，行人都死去似的靜着，芳子躺在席子上，她閉了眼，眼前浮動着爸爸的親切的臉，筆挺的黃呢軍服，雪亮的馬靴，寬闊的腰帶，還有那嘴上的逗人笑的小鬍鬚，爸爸在向地笑，向她招手；和她上舞館，吃噴香的香腸，還和她到公園、電影院裏去；家裏又溫暖了起來，那些鬼東西被爸爸送到警察廳裏去了；媽也不搽粉了，也不哭了，儘是甜蜜的笑，一切都和從前一樣。櫻花更紅了，春風更軟了，天花板上又裝起電燈，晚上吐射着幽幽的白光，那裏的麗眼！……

她張開眼來，從板縫裏果然透過一絲光亮來，芳子喜歡得從席上跳起，揉一揉眼，板縫裏的光線更亮了！媽還在輕輕的笑，大概是爸爸回來了麼？一轉身便到了媽那裏，揭開了帷幔，一個蓬鬆頭髮的黃臉，正偎着雪白的媽的臉旁，楊光太暗了，那張瘦削的黃臉有點像爸爸；爸爸當真回來了！

「爸爸！……」芳子挨近一步，悲傷又親切的叫着。

可是，那邊伸過一隻手來，在芳子的臉上狠命的打了一下。芳子感到一陣痛，嚇呆着。不是爸爸

新書消息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文之部

新書

總類

書名 著譯者 出版年 出版社 價格 備註

自然科學類

三S立體幾何學 薛德炯等譯全 前 上海開明書店 〇、六〇
 三S平面幾何學 全 前 前 一、一〇
 羅考二氏代數學 姚元基譯全 前 上海商務印書館 五、二五

社會科學類

中國師範教育論 李超英著全 前 全 前 四、五〇
 民生主義的真義 祝世康著全 前 重慶中山文化教育館 〇、五〇
 地方政府論 陳柏心著全 前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三、〇〇
 物價問題 汪洪法著全 前 重慶青年書店 〇、七〇
 經濟與犯罪 譚毅著全 前 上海商務印書館 四、五〇
 戰時公務員須知 廣東省政全 前 曲江廣東省府秘書處 三、〇〇
 憲政實施選集 中央宣傳部全 前 重慶中央宣傳部 〇、一〇

憲政小叢書

編輯後記

本刊自五月創刊以來，發展之迅速已創造出版界的新紀錄，這當然都是由於作者與讀者諸先生愛護所致。當此送舊迎新之際，我們更當加倍自勵，以期明年更大的飛躍！

本刊因為篇幅有限，稿件積壓頗多。胡秋原、吳世昌、會昭掄、楊開渠、汪彙基、何士驥、羅倬漢、戴錫爵、梅仲協、王鳳喈、李辰冬、王鐵崖、蔡樞衡、張作人諸先生大作，即當按期發表，謹請作者諸先生原諒！

本刊特闢「學府風光」一欄，介紹各校情形，想必為讀者所歡迎。又自下期起，擬闢「英漢對譯」一欄，請英文專家張易先生担任譯述，特此預告。

茲將本期作者履歷簡介如次：

- 沈兼士先生：北平輔仁大學文學院長
- 王平陵先生：中央宣傳部宣傳指導員
- 朱兆萃先生：中央政治會議教育專門委員
- 孫曉樓先生：行政院參事
- 林 本先生：中山大學教育系主任
- 高 邁先生：陸軍步兵學校政治部主任
- 周伯棣先生：廣西大學經濟系教授

(季谷)

應用科學類

中國工業化問題	施建生著	全	前	上海開明書店	〇、九五
血液型之新研究	祖熙基譯	全	前	上海商務印書館	〇、六〇
無線電話收音術	黃幼維著	全	前	上海開明書店	一、五〇
露他命與健康	黃素封等譯	全	前	全	〇、六〇

文藝類

助字辨略	劉洪著	全	前	全	一、五〇
周文短篇小說集	周文著	全	前	全	一、四〇
新滄寇誌上集	張開著	全	前	貴陽軍號出版社	六、〇〇

史地類

文天祥年述	傅抱石著	全	前	重慶青年書店	一、六五
文化傳播辯論集	周駿章譯	全	前	上海商務印書館	〇、七五
西洋中古史	梁修茂譯	全	前	全	五、二五
香港導游	屠雲浦編	全	前	上海中國旅行社	〇、四〇

刊名	刊期	出版	處
奧論	月刊	西安	奧論出版社
世界經濟新聞	月刊	上海	世界經濟新聞社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窮，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曾文正公家書——

本刊徵稿簡約

- (一) 本刊爲供給大中學生課外閱讀及輔導一般自修青年之刊物，全刊分：(一) 學術論著，(二) 學術講座，(三) 讀書指導，(四) 生活指導，(五) 時事論壇，(六) 學府風光，(七) 文藝園地，(八) 圖書評介，(九) 會員通訊，(一〇) 新書消息(一一) 文化新聞。除由指導委員及學術機關與學術團體擔任經常撰稿外，歡迎投稿。
- (二) 投稿每篇字數以約兩千字至五千字爲適宜之稿件，惟學術講座除外。
- (三) 投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譯稿請寄原文。
- (四) 投稿一經掲載，每千字酌送四元至八元薄酬。
- (五) 投稿掲載後，版權歸本刊所有；但事先特別約定者，不在此限。
- (六)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者請先聲明。
- (七)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需退還者，請在稿端註明，並附足退回掛號郵費。
- (八) 來稿須書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 (九) 來稿務請掛號，寄至慶雲街四十號中國文化服務社圖書會。

★ ★ ★
★ ★ ★
★ ★ ★

NEW BOOKS (西文之部)

- Philosophy**
1. Ståpledon, Olaf -
Philosophy and living. 2v.
N. Y. Penguin bks, 1940 \$0.5
Social science
 2. Acland, Sir Richard.
Unser Kampf: our struggle.
N. Y. Penguin bks, 1940. \$0.25
 3. Boggs, S. Whittemore.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N. Y.
Columbia univ press. 1940. \$3.25
 4. Brooks, Robert R. R.
As steel goe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40. \$3.00
 5. Chiang, Madame Kai-shuk.
This is our China. N. Y.
Harper. 1940. \$3.00
 6. Einzig, Paul.
Economic warfare. N. Y.
Macmillan, 1940. \$1.90
 7. Rappard, Williams E.
The quest for pea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40. \$4.00
 8. Wolfers, Arnold.
Britain and France between wars
N. Y. Harcourt. 1940. \$3.75
Science
 9. Hammett, Louis P.
Physical organic chemistry.
N. Y. McGraw. 1940. \$4.00
 10. Reason, H. A.
The road to modern science. N.
Y. Appleton-Century. 1940. \$3.00
 11. Verrill, A. Hyatt.
Wonder creatures of the sea.
N. Y. Appleton-Century. 1940.
\$3.00
Useful arts
 12. Spring, Harry M., jr.
Boiler operator's guide. N. Y.
McGraw. 1940. \$3.00
 13. Teague, Walter Dorwin.
Design this day, the technique
of order in the machine age.
N. Y. Harcourt 1940. \$6.00
Fine Arts
 14. Ramsden, E. H.
An introduction of modern art.
N. Y. Oxford univ. press.
1940. 1.75
Literature
 15. Feuchtwanger, Lion.
Paris gazette. 890p. N. Y. Viking
press, 1940. 3.00
 16. Haldane, J. B. S.
Adventures of a biologist.
N. Y. Harper. 1940. 2.75
 17. Nathan, Robert.
Portrait of Uennie. N. Y.
Knopf 1940. \$2.00
 18. Paul, Louis.
A passion for privacy. N. Y.
Knopf. 1940. \$2.00
 19. Street, James.
Oh, promised land. 816p. N. Y.
Daily press. 1940. \$3.00
History
 20. Adams, James Truslow.
Empire on the seven seas.
N. Y. Scribner. 1940. \$3.50
 21. Grain, Maurice.
Rulers of the world. N. Y.
Crowell. 1940. 2.50
 22. Kirby, Louis Paul.
The Russian revolution. Bost.,
Meador pub. co. 1940. \$2.50
 23. Rothenstein, Sir William.
Since fifty, man and memories,
1922-1938. N. Y. Macmillan.
1940. 5.00
 24. Wang, S. T.
The Margary affairs and the
Chefoo agreement. N. Y. Oxford
univ. press. 1940. \$2.50